

医师报

2023 年 7 月 13 日

责任编辑：尹晗
美编：杜晓静
电话：010-58302828-6847
E-mail: ysyinhan@163.com

HUMANITY

人文

A7

北大医学

此去追光 归来仍是少年

▲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所长 黄晓军



离别的笙歌正在奏响，启航的号角充满欢欣。我想问同学们：在你们奔赴的未来里，在你们的词条定义里，“少年”是什么？

如果我来回答，我想说：少年不是鎏金岁月，而是纯真精神；少年不是红颜黑发，而是理想照进生命的怦然心跳，是对真理探索、是对良知的坚守。

而我个人以为，“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主义，就是中国知识分子集体潜意识里的少年情怀。

31 年前，我从北医毕业后，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工作，是一名血液科临床大夫。那个时候，全世界的骨髓移植都面临骨髓配型的难题，供者来源匮乏几乎制约了骨髓移植技术的发展。我想，我一定要为白血病做点工作。

2000 年，我和我的团队突破了当时国际移植禁区，完成第一例半相合骨髓移植。之后，通过持续 20 多年的努力，在一万例以上的临床基础上，在这种“虽九死犹未悔”的执着而真切的“少年”精神下，我们改变了世界医学半相合供者“不可应用”的观念，开启了人人都有移植供者的人类医学历史新时期，形成了被国际同行认可的骨髓移植“北京方案”。

非常幸运，我们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代，经济发展，国力强盛。所以，将个人的发展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少年理想情怀，结成了最丰硕的成果：我们北大血液病研究所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半相合干细胞移植中心，全世界超过一半的半相合移植采用了我们的技术。它属于祖国，属于北京大学，属于北大医学。

就在前几天，我获得了“人民好医生”的荣誉，我由衷地开心，因为从我做医生的第一天开始，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做一名好医生。时光飞逝逝去，归来，鬓微霜，又何妨！初心不改，我的少年仍在我的心里，在患者对我的认可里。从毕业这天起，无论我们是走向社会还是继续求学，不论是做一个医生，或是研究人员、管理人员、护理人员，也不管我们将来专攻了医学的哪一个方向，都让我们将患者安危、国家医学进步、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作为自己的责任。

少年不曾染风尘，让我们始终记得我们来自北京大学，让我们始终保持对人格的自我期许，对内在自我精进的要求。祝愿每一位同学：此去追光，前程远大、光明皎洁，归来仍是少年！

本文整理自黄晓军教授在北京大学医学部 2023 年毕业典礼上的发言



2023 · 我与好书有个约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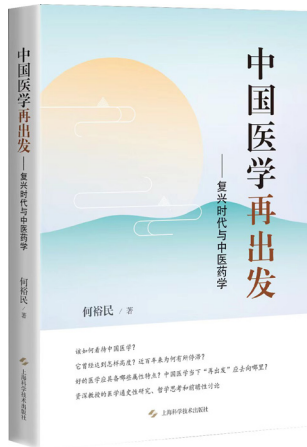
中医魅力今何在？——读《中国医学再出发：复兴时代与中医药学》

▲北京大学医学部 王一方

相较于八年前屠呦呦以青蒿素折桂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世纪盛典，三年的抗击新冠疫情的严峻现实，让国人更深层次地认识了中医，甚至是重新发现了中医，在这场中国抗疫斗争中，中医药广泛深入地介入诊疗全过程，进指南，显奇效。但在上海中医药大学何裕民教授看来，对中医的认知还不能止步于临床实务层面，还有待于从时代潮流、学理价值、文化根脉等多个层面予以诠释、开智。

对话哲学与生命

中医是什么？当下依然存在两个误区，一是熟视无睹，二是刻板印象。但事实上，新中国成立 70 年，早已形成中国范式、中国路径、中国体系、中国风韵的国别类型医学（CSM，Chinese Style Medicine）。CSM 强调风范、范式及类型意义，发扬传统，又超越传统，返本开新。对此，何裕民教授从博物学到量子层级，从健康维护到亚健康调摄，从疫病防控到慢病疗愈，从肿瘤拐点到带瘤生存，展现了古今接续的多种路径和境界，有古方今效，如青蒿素、靛玉红的发现；有古术今用，如针灸、正骨术的神奇疗效；更有古慧今悟，如庄老哲学与生命现象学的对话。



叩问医学的母题

细读本书，不难发现书中有一条或隐或现的哲学论证，那就是对医学母题的叩问。无疑，现代医学、现代中医学大部分知识与方法已纳入精准科学、精密技术的范畴，但生命体验依然是混沌的、感悟性的。医学的本质是人学，有两大特征：一是顶天立地，先锋性与世俗性、超验性与体验性、客体性与主体性兼备；二是非驴非马，并非纯粹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也不是纯然的人文社会学科，而是兼具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特征与旨趣的杂学。如果将医学简单地定位于科

学与技术，则不仅无法认识中医的无穷魅力，也无法认识现代医学的价值内核；医学分明具有三个交互融会的镜像：一是有用、有效，是技术层面的论证（高低、快慢、显隐）；二是有理、有据，是科学层面的论证（变轨、对话）；三是有德、有情，是人学（人文关怀）层面的论证（初心、本色）。

审视医学的价值

在新时代医学价值审视与研判中，无论对于中医，还是对待现代西医，都需要新视野、新关切、新诠释，身为医学哲学家的何裕民教授，首先告诫人们，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哲学站队：是恪守逻辑实证主义，还是接纳现象学；是秉持决定论、机械论，还是兼容存在主义；具体地讲，如何在生理主义与人类学，循证医学与叙事医学，一元论与二（多）元论之间“容与徘徊”。不然，就无法认清中医学鲜明的类型意义。作为肿瘤专家的何裕民还详列了抗癌战争中的靶点与拐点，战争模型与调理模型，挥洒魔弹与运筹魔方，斩尽杀绝与共生共存之别，无瘤生存与带瘤生存之争……都希望洞悉这一别样的生命智慧。

医者·感悟

患者信任成就医者初心

▲口述 / 解放军总医院骨科医学部 刘耀升 整理 / 赵双林

前不久，患者家属张女士告诉我，在我的精心治疗下，她母亲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和大妈的腰椎退变性侧弯合并腰椎管狭窄症恢复得特别好，她们一家人都非常感谢我。张女士说，正是因为我

对她严重脊柱转移瘤的成功医治，她的亲人们才都来放心地找我治病。张女士的一席话让我回忆起 3 年前的场景：38 岁的她被确诊为乳腺癌 4 期并发脊柱多发转移，以胸 4 胸 5 椎体的病理性骨折最为严重，其中第 5 节胸椎椎体已经被肿瘤破坏成一个“薄片”。她不但驼背畸形明显，疼痛剧烈，更可怕的是肿瘤已侵入胸椎椎管并压迫脊髓，让她随时面临高位截瘫的风险。

患者的痛苦，家属的绝望震撼着我的心，我决心向脊柱转移瘤发起挑战。“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我信心满满地对他们说。

我为张女士制定了全新的治疗方案，即在胸椎支具的严格保护下，首先接受 2 个月的内分泌和分子靶向抗肿瘤全身系统治疗；再根据椎管内硬膜外肿瘤缩小的影像学变化，择期实施微创骨水泥

椎体增强手术，术后辅以局部放射治疗。这种以患者为中心的多学科多模式治疗的无缝衔接，目的就是要以最小的创伤和代价达到解除脊髓压迫、稳定脊柱、缓解疼痛、避免瘫痪和中长期控制肿瘤的目的，同时避免了开放手术带来的医源性伤害和风险。

本来要在全麻下进行的肿瘤切除减压内固定手术，变成 4 个比细铅笔还细的孔道，术中未使用一枚钉子，出血仅 6 ml。“手术后胸背部疼痛彻底消失了，仅半小时我就能下地活动了，您真是我的救命大恩人！”张女士在给我的感谢信中写道。看着张女士高兴得像个孩子，我连日来的劳累也一扫而空。

其实，我也想感谢张女士和其他患者。从事恶性肿瘤骨转移专业方向 20 多年，是患者和家属的生命相托与发自肺腑的感谢，激励我一路披荆斩棘。多年来，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我所有的患者都能顺利出院。而他们出院后的平凡生活也总能带给我莫名的感动和巨大的鼓舞，激励着我迎难而上，不断挑战骨肿瘤领域高难度疾病的治疗，勇攀医学高峰。

“袁”何如此 ⑧

识“病”用“药”很重要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袁钟

问：什么是病？

答：《遵生八笺》（明·高濂著）说：“喜怒偏执是一病，亡义取利是一病，好色坏德是一病，纵贪蔽过是一病，毁人自誉是一病，快意遂非是一病，乘权纵横是一病，侮易孤寡是一病，以力胜人是一病，以直伤人是一病，与恶人交是一病，以功自矜是一病……”

问：什么是药？

答：《遵生八笺》说：行宽心和是一药，动静有礼是一药，起居有度是一药，近德远色是一药，清心寡欲是一药，不取非分是一药，扶接老幼是一药，心无狡诈是一药，矜贫救厄是一药，位高下士是一药，语言谦逊是一药，敬爱卑微是一药……

当下许多生物、心理层面的问题追根溯源是做人出了问题，从生物—心理—心灵—社会—环境等多方面识“病”并用“药”很重要……



听医生说话 为医生说话
说医生的话 做医生的贴心人

医师自己的报纸！